

【姬发x殷郊】春将至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352852)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352852>.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发/殷郊 , 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Additional Tags:	朝歌挚友情 , 发郊 - Freeform , 姬屋藏郊 - Freeform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1-04 Words: 5,845 Chapters: 1/1

【姬发x殷郊】春将至

by [A1012242003](#)

Summary

姬发不答他的话，只伸手去捧了他的颊，手指抚上脸侧，在那道冀州留下的伤口上摩挲，那处一开始皮开肉绽，过了这些时日已经结痂了，徒在那张俊脸上留下几道痕，姬发便反问他：“殷郊，你痛吗？”

“痛。”殷郊愣了下，轻声开口，说话间抚上了姬发手，“当时痛，现在不痛了。”他看着姬发紧皱的眉又道，“我愿意的，姬发，你知道我心甘情愿的。”没再继续解释，两人都心知肚明殷郊说的是什么？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姬发下值的时候天还是漆黑的，他仍穿着那身王家侍卫的铠甲，只取了兜鍪抱在手肘处，与一起夜巡的兄弟道了别，便往自己的营房去。换值的地方与营房隔得不远，他心里揣着事，故而绕了路，一路上还在想着方才殷郊所言的狐妖？

狐妖吗？姬发心下纳罕，他虽是未亲眼见到，可见殷郊那般信誓旦旦，再者殷郊并非胡言造次之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二人不顾大王正在休息闯进去，殿内除了内侍，便只有大王和那冀州带回来的苏妲己，若真有狐妖，那狐妖又藏在何处？

那狐妖若是隐身暗处，要害人便轻而易举，而殷郊既然发现了蛛丝马迹，说不定会有危险，明日见了面该与他言明，再彻查一番，以免落下隐患。思及殷郊，姬发不由自主翘起唇角，殷郊并非不讲道理之人，今日言行鲁莽了些不过是一时气急交加，一路如此想着，便到了营房门口。

有人？营房的门是虚掩着的，门缝里透着些昏暗的烛光？这么晚了是何人？姬发略一思索心里便有了计较，他轻推开那故意留下缝隙的门，不出意外听到有人唤他名字，“姬发，你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烛光盈盈，那人面如朗月目光幽然，堪称艳丽的脸闪着笑意，不是殷郊又是何人？殷郊坐在榻前，大概是回去沐浴后换了寝衣，头发也不似一个时辰前那般束在脑后，只是随意披在肩头身后，案前放了卷他们在市集淘到的琴谱，只可惜手边无琴，倒是显得有些欲盖弥彰了。

姬发心里涌起一阵欢喜，面上却不显，只往往前走了几步，他身量原比殷郊矮上几分，只如今殷郊坐在榻上，倒显得他立在人前有几分咄咄逼人。殷郊不禁拢了拢不甚齐整的衣襟，那寝衣半旧裹在身上，比起面前姬发的一身戎装平白失了几分气势。

“我来找你拿上次忘在你这儿的琴谱。”殷郊突然开口了，找了个天衣无缝的借口，他甚少说谎，这一番话想来是在心里切磋了许久，倒显得情真意切，真是心心念念那琴谱，非要夤夜前来寻它。

姬发轻笑出声，也不揭破，只道：“那怎么找到了还不回去歇下，莫不是在等我？”

殷郊扬了扬头，示意他更走近几步，这才摇头晃脑道：“我想着既然来了，自然是要等你这主人回来打声招呼，不然倒显得我非奸做贼一般。”他这一席话说得快，像是慢了就说不出来，竹筒倒豆子般，弄得姬发越发忍俊不禁。

“便没有别的吗？真就是来寻琴谱的？你打发人明日来也是一样，何必在这更深露重的还要亲自来一趟？”姬发挑了挑眉，状似信了他说的话，倒仔细替他出起主意来了，弄得殷郊有些面上发红，悻悻道：“怎么能让旁的人来呢？”

姬发又往前凑了些，把那烛光都遮了半屋，人墙一般堵在殷郊面前，甲冑带了些寒意，非要追问：“为什么不能旁人来？”

“反正就是不能让旁人来，你知道的……”殷郊脸上染了层霞色，喉结上下滚动，额上浮起一层薄汗，像是下了决心，一咬牙又道：“在摘星楼是我说错了话，又灌了酒，你别往心里去……”

“我知道你急着追狐妖，又见那……”姬发似是想到那苏妲己，实难开口，顿了声，才道：“……我哪里会往心里去。”他低头见殷郊腮上仍有薄红未散，眼里却似是想起商王的怒斥有些落寞，不由继续：“难道我在你心里就是这般小心眼？又不是那崇应彪，你这样我倒是真的要生气了。”

“我不过是在意你罢了，要是崇应彪，我才不会半夜找他去。”殷郊听了他的话着了急，忙抢白道，一抬头见姬发眉眼弯弯，才觉他的戏谑之意，薄面带嗔：“……你明明知道，偏来戏耍于我。”

“我虽是不往心里去，但心里也有些闷，怎么就是戏弄你了？”姬发笑道，“况且我这一夜惊魂回来还没来得及喝口水，不如先给我口茶？”殷郊闻言便要把那手边的茶杯递给他，忽地想到什么，站起身来把那茶直接送至他唇边，姬发一气饮干了。

见他饮尽，殷郊这才道：“姬发、姬发，你别气了……”说话间手也揽上他的脖颈，整个人靠了上来，殷郊身上甚至还带着沐浴后未散的水气，潮湿得像朝歌夏季大雨后湿漉漉的春芽，又像是冬季浆洗后久久不肯干的白绢，姬发无法只能伸出手去搂他的后背。咚地一声，那本来抱在手肘的嵌玉兜鍪落在地上滚了几滚，再碍不得人。

殷郊被这声响一惊，眉头一紧要偏头去看，原来竟是那姬发连放下手中物什的功夫都舍不得挤出。殷郊正要开口，却听那姬发道：“小事无妨的，待会儿再寻便是了。”那小王子听完这话弯了眼角，仍是抬起头来，眼睛在夜里镀了层光，像南海上贡的明珠，盯着姬发瞧得那人脸色浮起一层薄红，这才道：“也不知道是谁平日里把这套甲冑宝贝得不得了，别人摸一下就要咬人，要是遇到要强的非得打上几个来回，怎么今天突然转性了？”

“殿下说的是哪位大英雄，可否引荐一番？不过想来既然对自己的盔甲都这么看重，想来对着在意的人应该看得更重吧。”姬发把手指沉进那头柔软垂顺的黑发摸了两把，又把脸埋进了殷郊的颈侧，说话声模模糊糊的，倒显得有几分缱绻。

“我看才不是什么大英雄？明明就是骗子！”殷郊突然咬牙切齿挤出一句话来，手却不肯从那被他喊骗子的人背上移开，反倒揽着姬发往前走了几步，忽又扭身把人往榻上一推，姬发对他向来没有防备，脚下一个趔趄整个人就扑了上去，直勾勾撞上被褥。

摔在被子里的人没急着起来，只是闷闷地问：“为什么说我是骗子？”

殷郊又伸手将他从被褥里拽出来，姬发的头发经此有些散乱了，碎发翘起，殷郊用手指挽到他耳后，那头发太短了，又溜了出来。殷郊不死心还想去折腾，还没等碰到那缕头发反被一把攥住了手，姬发的手比他的不多不少刚好大了几分，潮湿的体温通过皮肉相接传了过来，殷郊正要开口，却被那人一句话堵了回去：“为什么说我是骗子？”

姬发问得太理所当然，殷郊有些赧然，没敢直视他的眼，只得偏过头，声音也压低了些，“你答应了永远都叫我殷郊的，你刚才为什么叫我殿下？”说话间他像是察觉到自己无意的示弱，又思及自己并无过错，便又把头扭了回来，盯着姬发的眼睛直直瞧。那双眼太过黑白分明，理直气壮里还带着几分挑衅，好像今天姬发不给他个解释就走不出这三寸地。

姬发还攥着他的手，不自觉又紧了几寸，甚至捏得人有些疼了，嘴角也微翘起，声里眼里都带着笑意：“是我有错，我认错，还望殷郊你大人有大量，原谅小子姬发这一次可好？”

“我不答应你该如何？”殷郊得了理，故意扬了扬下巴，一副油盐不进的模样，像幼兽的耀武扬威。

姬发空出一只手来托着他的下巴，下颌的皮肤在夜里有点冰冷，蹭在掌心微痒，殷郊有些局促却也没挣开，只听那姬发把脸凑近了才道：“那我只能继续叫你殿下了。殷郊殷郊，你就宽宥我吧。”

殷郊哼了一声，只是期期道：“你要赖！”说着便要侧开脸，嘴角的笑意却是怎么也压不住就要溢出来，仿佛再慢一秒他就要扑哧出声，姬发就跟着也把头凑了上去，挤作一团，唇贴上那小王子的耳廓，又嘀咕起来，好像要把那两个字念上千百遍一般。

“殷郊？殷郊……”无端端那两个字在姬发嘴里像是迷魂药，比迷魂药还不如，都不肖殷郊喝下去，光是听在耳中就神魂颠倒。

“嗯。”殷郊被他喊了几声就败下阵来，拖着声音应了一声。他二人还窝在那榻上，甲冑有些碍事，姬发直起身来正要解开，殷郊也伸了手过来帮他，再没人管那金玉之物的归宿。又倒在榻上，殷郊侧着头闷闷道：“我今天不该朝你发火，这不关你的事，是我的错。”

姬发没想到殷郊突然说这个，他一愣神，想起殷郊的失态，想起殷郊的怒气，请罪时跪得不情不愿，下了楼在前厅把酒樽扔得轰鸣作响，与其说这火是朝着自己发的，倒不如说是故意让大王看见，虽有些无理，在他身上倒是显得一片赤诚。

“我父亲，他怎么能和苏妲己在一起呢？”殷郊恨恨开口，现下面前没有商王，唯剩姬发一人，话到末尾，连质问中的愤怒都被藏着的不解与委屈所盖过了，他想起自己闯进寝殿时所见，一开始是担心忧虑生怕那狐妖伤人，却不料还未看到狐妖却见到那苏妲己衣衫不整坐在榻上？为什么？为什么？为何会如此？我的父亲，为何会和苏妲己厮混到一起，为何我与母亲遣人去请父亲他却不肯前来，难道就是因为他和苏妲己在一起吗？难道这不是背叛吗？

姬发无言，只能抚着他的长发，却听他又道：“早知道我就应该一剑杀了苏妲己。”他声音

里含着哽咽，明明说的是在摘星楼前殿一样的话，却比起愤懑更多是委屈，连牙都咬得作响。“你不会的，你下不了手的。”姬发在他耳边轻道，“你当时就下不了手，还要逞强，我知道的。”

“我可以的，如果能回到冀州那天，我一定会杀了她。”殷郊从姬发肩上抬起头来，眼角已然泛红，徒劳地摇着头，好像这样就能回到冀州那天，好像这样就能扼杀那个优柔寡断的自己。

“你知道的，你不会的，你知道这不是她错。”姬发心下一酸，他不知道要怎么去安慰殷郊，只是把他揽得更紧，他的心绪也被搅乱了，如今的局面到底是谁的错呢？苏护若是不反，苏全孝便不会自戕于马前，苏妲己便不会是罪臣之女被带入朝歌，一切都不会发生？但苏护为何要反？苏护说朝歌赋税沉痾，冀州早已无力支撑。苏护说先王尸位素餐，早已不配为天下共主。

苏护、先王、先王子、大王？如今的局面，到底又是谁有错呢？姬发也想不明白，他来朝歌八年，只知道大王是个大英雄，他与殷郊，与兄弟们随大王习武练兵，只等一个时机便也要去成为一个英雄，如今愿望好像达成了，却总觉得有什么大事隐隐要发生。

殷郊的泪还是落了下来，似是憋了许久，无声地缠绵在面颊上，把那双眼角染得更红了，他眼角有颗小痣，不细看不显眼，眼泪也从那颗痣上过，哪里还有那个战场上举剑便能以一当十的少年将军的模样？姬发心里一恸，殷郊撞进他的怀里，只隔着单衣，姬发听到对方心脏急促的跳动，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一样。

“姬发，你心跳得好快。”殷郊喃喃叹了一句，又用双手揽上他的脖颈，须臾间两人唇齿相接，殷郊发了狠，一口咬在姬发下唇上，又怕他痛，咬完便要后悔，急急退开，双手捧上那少年小英雄的脸侧，借着月光盯着人唇瓣瞧。

“痛吗？”殷郊小声问，眉头也皱了几分。

姬发不答他的话，只伸手去捧了他的颊，手指抚上脸侧，在那道冀州留下的伤口上摩挲，那处一开始皮开肉绽，过了这些时日已经结痂了，徒在那张俊脸上留下几道痕，姬发便反问他：“殷郊，你痛吗？”

“痛。”殷郊愣了下，轻声开口，说话间抚上了姬发手，“当时痛，现在不痛了。”他看着姬发紧皱的眉又道，“我愿意的，姬发，你知道我心甘情愿的。”没再继续解释，两人都心知肚明殷郊说的是什么？

大军攻城之际，殷郊身为副帅，未攻破城门便退已是大忌，更何况他并未全心挂念战事，甚至还分出神来于乱战之际寻到姬发将他拉上马来，主帅震怒也实属常理之中。殷郊挨了鞭子仍要张臂挡在他身前，慌乱到语无伦次，动作都是下意识的，从不后悔。

“姬发，你知道吗？方才母亲也问我痛不痛。我与她讲一点也不痛。”殷郊轻笑道，厚重的睫毛颤了颤，像晨露压在麦穗上，姬发的手不自觉去寻那片鸦羽，殷郊闭了眼任他以指尖拨弄着。

“那你……”姬发见他闭了眼，心一横，低声问道：“那你……为何肯与我言，当时是疼的？”

殷郊陡然睁开眼，眸子亮得让人心惊，眼窝那片阴影越发浓重。姬发盯着他的脸，凑得太近了，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被那双眼睛迷得神魂颠倒还是陷在那张有些失了血色不断开合的唇上，总归是殷郊，便无一处不好，便无一处非鬼魅。

“姬发，你知道的……”殷郊的牙磕在下唇上，顿时染了些红，他拖着声音叹道：“……你是不一样的。”

“我知道……”姬发的手不自觉附上了殷郊的后颈，再忍不住啃上那张唇，还未说完的话被

吞进了咽喉，又被刻进了肺腑。殷郊半阖着眼，黑重的睫毛颤抖，他也不肯放过姬发，唇齿相接如沙场决斗，非要分出个胜负来，舌齿交缠间引起啧啧水声被喘息声盖过。

夜里寂静，这声响着实突兀，殷郊眨了眨眼，挣扎着从那桎梏里逃了半分，侧脸喘着粗气，又抬眼去瞧姬发，见他也比自己好不了几分，狼狈至极，耽于情欲，额上青筋突突跳动，定定盯着人看，弄得那被他盯着的人脊背都有些发凉。

殷郊浑身一震，如轰雷掣电，想要揶揄的话竟是一字都说不出，只懂伸手去扒姬发那还穿在身上却也散乱不堪的单衣，姬发也不肯示弱，两人又纠缠在一起，直把对方弄得赤条条也不肯罢休。

姬发的手揉上殷郊胸前那片软肉，不知是哪里学来的下流手段，弄得那片肉青青紫紫，怕是数日都消不了痕迹，沐浴都得避人，殷郊喘着气想要去推开姬发的手却不得法，反被他拉着腕子往胯下放，要这金尊玉贵的小王孙与他揉那胯下阳物，殷郊脸上绯红一片，触到那驴屎似的东西滚烫便忙想甩开手又被他咬着耳朵讨饶，只得依了他。

姬发又从殷郊脖颈往下吮着那处皮肉，要见人的地方只敢用舌头舔舐，弄得那小王孙抖得像害了病，又在那胸口啃食，仗着殷郊舍不得用蛮力推开他，那麦色的乳肉上深色的乳珠被咬得红肿，倒有几分可怜，他又用手指指腹捻了上去，弄得殷郊抽噎出声，一副不堪作弄的模样。

殷郊那双腿不知何时挂在姬发的腰间，胯下那子孙根也昂头吐水，姬发借着光线往那处瞧，臊得殷郊扭身要躲，反被他用手擒住腰间身子也压了上来，把那傲傲硕人压得动弹不得，再把那手从腰间往下，无所不至，弄得殷郊莫说是阳物，身后的肉洞也汨汨淌水。

“殷郊，殷郊……”姬发喃喃喊着他，手指往那销魂洞里钻，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哪里摸出来的脂膏被体温融了化成涓涓的水，随着姬发的动作被送进那甬道又顺着指节滑到掌心，那汪泉眼被凿出甘醴，姬发作势像缺水的旅人要去吮吸那泉水。殷郊混沌的脑子猛地清醒了一瞬，那信誓旦旦要当大英雄的少年正埋头在他的腿间，他的手也不知何时抱在对方脑后，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迎合还是在推拒。

殷郊不知道自己的哽咽到底是被姬发听去了还是没有，欢愉一如燎原之火，连那点火的人都控不得，他喉咙里再说不成型的言语，咿咿呀呀像学语的稚童。姬发却仍是不肯罢休，从那双腿间抬起头来，殷郊朦胧了眼去望，他那唇上被染的亮晶晶一片，殷郊不肯看却被他嬉笑着扑了个满怀。

如此也好，且歇片刻，且偷三分欢乐。殷郊抹了一把眼角的泪再盯着人看，漆黑的眼，要把人吞下去。姬发也不躲闪，双眼相接，姬发想起还在西岐时哥哥讲过的故事，深山老林里有妖，名魅，化形极美，专诱人入邪道，再剖心吃人。姬发曾想，哪里会有人就那么上当？如今想来，若是那妖如殷郊，那还需要化形？只要肯看他一眼，便是被食肉寝皮又有何妨？他如此想着，又用那胯下硬挺着的一块肉去与殷郊那阳物厮磨，如此还不肯罢休，便只能用鸡巴去殷郊双腿间的穴里逞强，要殷郊耽于情欲，化了他那身铁骨铮铮。

“姬发，姬发……”殷郊扭着腰，整个人被禽得陷在床褥间，叫声像被捏住了脖子的猫，好像除了姬发的名字他就喊不出什么别的有意义的东西，喘息声夹杂在嘶叫中，他又怕被可能路过的巡夜人察觉，只能把那声响硬生生从唇齿咽进喉头再吞下腹中，后槽牙咬得下颌发酸，姬发禽干得的力道越发不受控制，极乐与失控交缠，要把两人都拉进漩涡深渊。

姬发的喘息声也被他自己堵在喉间，闷闷的粗气声捶在殷郊心头，殷郊借着那一豆灯光看见姬发那张俊脸，咬着牙绷着脸，额角连青筋都爆起，好像掀开了他素日里平和温良的面皮，藏在骨髓里的胜负欲淋漓洒在殷郊身上，像是他们小时候偷偷去城外的山里捕猎那般兴奋，殷郊一时间恍惚中觉得自己好像是那只在姬发手里挣扎扑腾却徒劳无功的灰兔子，只等被剥皮拆骨，再被吞吃入腹。

姬发俯下身，灼热的唇舌舔舐至脖颈处，湿漉漉的，不是汗水滴下来的触感，温热湿润，如野兽要进食的前奏，殷郊浑身战栗，竟然发起抖来，双手在姬发背上留下深深的血痕，不肯就如此束手就擒，就是被困在身下也要挣扎至此，那身下的肉穴却背叛了主人的意志，偏要绞着阳物吞吃反复，追逐极乐。

姬发的手不知何时卡在他的胯间，用力得像要从皮肉里榨出汁来，殷郊只余一双腿在他身侧绷直痉挛，便更觉得自己是那只兔子，不仅要被吃肉拆骨，连皮毛都要被收入府库，供人享用。他喃喃着姬发的名字，像落水的旅人徒劳地望着远处波浪里若隐若现的浮木，只求巨浪滔天能将那浮木送过来，又怕那巨浪连人也掀翻了。姬发却不像平日那般对他予取予求，只顾将那与少年人清俊面容不相称的阳物往谷道里送，往来之间发狠如捣练。

待云雨归散，已不知是何时。姬发揽着他侧躺着，殷郊昏昏然倒在榻上困得睁不开眼，只是把手搭在姬发落在他腰间的小臂上，迷迷糊糊突然道：“姬发，姬发，我今天真的看到狐妖了，我知道你没看见，只是我说有你才跟着我追的，你得信我。”

姬发将他又往怀里扯了半分，才发现他的发间夹了一片小小白色的梨花，想来大约是他从梨树下过时不当心染上的。可惜这少年英雄那双挽弓拉马的手只顾揽着挚友腰间，再腾不开去取下那朵小小的白花。

梨花开了，真好，春天就要到了。

“殷郊，我哪里会不信你。”姬发不知道殷郊听没听见这句话，他也闭上眼，只想着再有什么便待到明日醒来去解决吧，春日将至，想来必然将有好结局。

姬发：我这乌鸦嘴！

End Notes

本来只是想搞点朝着挚友发火之后尴尴尬尬道歉的郊郊，结果变成黏黏糊糊了。我有罪，我捏造剧情，我散播谣言。如果喜欢，欢迎留言。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